

立论本部分主题,关于艺术、艺术史、艺术家之“纠缠”不期而至,是自然而然、必然联系,更是无法绕转、不可回避。

坚定文化自信,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是宏图伟业,也是使命担当。在此语境下,上述话题既为关注与热议焦点,也是探索与学研力点。

气墨是灵象之笔墨,灵象为笔墨之气墨,气墨灵象形质一体、同行相携;气墨灵象从线墨具象、意墨意象、泼墨抽象与朴墨真象(“三象合一”之墨象)走来,是墨(彩墨、油画)与象演变发展的未来与远方,是墨象艺术的高峰,是艺术语言的至美之象,也是迄今可以预见的艺术发展的最高艺术形式;艺法灵象是艺术的本质性规律,既为艺术创作之遵循,也是艺术前行之引领(见《气墨绘画 灵象艺术》《艺法灵象 至美审美》)。

毋庸讳言,成就艺术巨擘,走进艺术典章,是艺术家的人生理想,也是艺术梦想。然而,什么样的艺术家,方有如此造化?换言之,具有怎样学养、功力的艺术家,才能进入气墨灵象,成就至美之美?这是学研议题,更是实践课题,既属艺术未来,更取决于艺术当下。要真正理清楚、说明白、觅通道,艺术史应是再好不过的教科书。

谈艺话史,往往聚焦经典珍藏,尽论巨制名作;又往往追忆历代先贤,悉数灿若星辰;还往往探研艺术流派,历列各个派别学宗。研读中国艺术史如此,把握西方艺术史亦然。如此,一定意义上,艺术史就是关于艺术经典的承载记录史,也是历代艺术家的人榜排名史,还是各种艺术流派的探索形成史,而艺术(作品)始终是“灵魂”“核心”,具有鼎立与标志意义。

艺术史对艺术(作品)的选择,取决于其载道与传承之宗旨,突出地表现为尚绝、尚新、尚进、尚融与尚极。

先谈尚绝。“绝”即原创,亦即惟一,就是不可重复,这是艺术的至高价值所在,也是艺术史论的至高原则。艺术史尤其具有这种性格,不可能也不会载入相同语言形式与风格的作品。艺术史尚绝,由艺术的本质意义所决定,所体现的正是艺术最高价值的不可侵犯性。

再说尚新。“新”即创新,是继承之创新,也是站在巨人肩膀之上的攀登,这种创新具有大气象,且包孕后。换言之,创新从继承出发,走向新高度、新境界,而决非为创新而创新,误入荒诞不经、光怪陆离之歧途。比如,“六朝三杰”之一张僧繇的“没骨山水”,就是在继承凹凸绘画技法之后的创新;五代画家李成的“自成一家”,也是在师承荆浩、关仝的基础之上的创新;黄宾虹从“白宾虹”到“黑宾虹”,齐白石从师法八大、徐渭、吴昌硕到开创“红花墨叶”,同样是创新;法国雕塑大师马约尔的“象征主义”雕塑,也是在师法现实主义雕

在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的日子里,读到作家谌颖的长篇报告文学《放歌天地间》,非常动心。这部作品真实而细腻地描写了老一辈军旅作家阎肃为士兵写作,为军人放歌的艺术生涯,生动反映了老一辈艺术家忠诚党的文艺事业,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坚守军旅文艺高地的责任,从而展现了人民艺术家的精神风貌,塑造了我们时代与人民血脉相连的文艺家形象。这是一部主题鲜明、格调高昂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也可以说是一首深情的人民文艺家之歌。

作品突出赞美了阎肃同志一生为部队官兵创作的崇高道德品质。作为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他青年时代就创作了红色题材歌剧《江姐》,产生了全国影响。这部作品一直影响着我们几代人的思想成长,直到现在,仍然是中国红色文艺经典宝库里最重要的作品。他选择成为一名军人,走上了为战士写作的道路,把他所有的艺术才华与艺术生命,都献给了人民军队的文化艺术事业,献给了保家卫国的战士们。几十年来,他写了那么多的歌词,那么多的优秀作品,都是积极反映军队生活,都在歌颂人民军队,都在表现军人的精神,都在努力塑造中国军人的艺术形象。这些中国军人的精神和形象,不仅深深扎根在军人们心中,也深深地扎根在普通群众心中,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反响。他以自己所有的创作,自觉践行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我们党在各个不同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坚持倡导的文艺思想,那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思想。他心中的人民就是一个个普通的战士,就是每一个中国军人。他以几十年的艺术坚持与实践,积累起一座艺术高峰,得到了党和人民的高度评价。报告文学《放歌天地间》把阎肃同志艺术心路写得非常真实感人,写出了一个人民艺术家的精神气和高境界。

《放歌天地间》还重点描写了阎肃同志对深入生活的高度自觉和坚持。“深入生活”是新中国文艺思想的关键词,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关键词。时代生活是一切文艺的源泉。中国作家、艺术家必须通过“深入生活”,向人民学习,在人民的生活中获得创作的灵感,才能创作出受人民欢迎的好作品,才能创作出与我们伟大时代相称的优秀作品。阎肃同志正是按照这条正确的创作道路,长期生活在军营、海疆、边防和阵地上,长期和士兵们打成一片,和他们交朋友,和他们共同体验着军队生活的欢乐与痛苦、艰难与光荣。他本可以是一个颐养天年的老人,但他永远把自己当做一个年轻的军人,他身上永远奔腾着军人的热血、肩负着军人的责任,同时也永远承担着艺术家的责任。他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仍然不懈地写作工作。他的作品来自火热的生活,所以充满生活的乐观精神,所以有强大的思想艺术力量。作为一个淡泊名利、德艺双馨的人民的作家、艺术家,他身上同样体现着一种时代的精神,成为我们时代的道德楷模。他的创作实践,应该成为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特别是军事文艺创作的重要经验。可以说,该报告文学把他的创作经验做了极好的梳理。

《放歌天地间》的主题引导我们更深刻地认识阎肃同志对我们中国文艺发展进步的贡献,应该得到我们的高度评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也经历了被消解、被边缘化、被市场化的痛苦时期。在中国文艺思想经受严峻考验的年代,军事文学的基本思想也受到了来自现实的挑战,出现了一些困惑,主题也有些分散,思想焦点也不那么集中。例如怎样坚持军事文学中的国家意识、英雄主义,和平时期怎样坚持军事文艺方向等问题,都受到当时社会意识的影响,出现了弱化模糊的现象。阎肃同志不是理论家,但他却能自觉坚持站到党和国家立场上,以自己坚实的创作,坚持发出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时代强音,坚持了军事文艺的核心价值和正确方向,旗帜鲜明地回答了当时困惑在军事文艺里的重要问题,为中国的军事文艺走上正确的创作道路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历史和现实事实证明,军事文艺那种强烈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任何时候都不能丢,越是和平时期,越要坚持军事文艺的基本主题,弘扬军事文艺的核心价值。

阎肃同志的创作道路给我们的文艺发展进步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示:中国的文学中国的艺术应该走向世界,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但在具体的实践中,中国的作家、艺术家却不能过急地走向世界,而是应该沉下心来,更加老老实实、诚恳地走向自己国家、民族、人民的时代生活中,更应该把热情和心都沉到生活中,更加努力为自己的国家、民族、人民创作,写出更多的精品力作,中国文艺才有可能走向世界。文艺只有首先为我们的国家、民族、人民服务,得到人民的认可,才有可能加入世界文艺的大家庭中,积累成为人类精神的财富。文艺特别是文学,是用自己国家民族的母语来反映生活、表达情感、塑造形象,揭示本质,这个基本的不可更改的事实注定了中国文学的本质特征,也奠定了中国文艺发展进步的基本规律。所以,我们的文艺的主流必须跟随着国家民族的进步而进步,必须跟随着国家民族走向世界而走向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越是中国的,越是世界的。这是一个深刻的道理,也是一个基本的常识。因此,我们需要千千万万像阎肃这样的中国作家、艺术家。有了他们,中国的文艺才能和世界对话。

气墨灵象 高学大德

□吕国英

塑大师罗丹基础之上的创新。

又言尚进。“进”就是前行,就是发展演进,就是站立时代新高度,这是艺术发展从低级走向高级、从高级走向更高级的必然要求;也是引领时代审美、陶冶人文精神的重要价值所系,既体现艺术的时代属性;也呈现艺者的审美之需,既有宏观更迭;也有微观演绎。从原始美术、古典美术到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是一种艺术前行;从架上艺术到影像艺术、装置艺术、综合材料,也是一种艺术前行;从莫奈的印象派到修拉的新印象派,再到塞尚、梵高、高更的后印象派,同样是艺术前行。哲思有言,前行,哪怕仅仅一小步,也是新高度。艺术尤其如此。

还论尚融。“融”就是和,亦为极致之和谐。艺术尚融,是艺术发展、演变过程中,古今中外优秀艺术成果相互借鉴、吸纳、完善的一种艺术现象。近现代以来,这种趋势愈加明显。艺术先贤林风眠、徐悲鸿均有“中西结合”“中西合璧”之主张。林风眠的光影彩墨、徐悲鸿的素描写实、李可染的光影山水等艺术成就,就是“融”的成果;“旅法三剑客”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的艺术成就,是非常典型的“融”的结果;西方艺术大师波提切利、克里姆特、马蒂斯、毕加索等,也从东方艺术中采撷了诸多艺术元素,吸纳了大量文化养分,一定意义上也是“融”的结果。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大变革、大融合趋势下,艺术之“尚融”将呈现新发展、展现新气象。

后语尚极。“极”即极致,是艺术创作追求出神入化之要义,也是艺术审美矗立经典完美之根本。求极致、臻完美,不仅是艺术理想的本质,也是古典主义精神的核心。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是古典精神完美回归的典范,将唯美主义推向了极致,成就了文明史上无与伦比的艺术辉煌。晋唐时期以“二王”为代表的行书、“张颠素狂”为代表的草书,以及以“吴带当风”为代表的重彩壁画,还有宋元明清一路崛起的“文人绘画”等,均呈现书画极致之风,矗立艺术丰碑。

显然,“五尚”所及,皆与气墨灵象立论相契、立象相合。换言之,气墨灵象之所以眺瞩艺术高峰,既以原创之“绝”为首要,又以继承之“新”为必备,还以攀高之“进”为应有,并以和谐之“融”为不可或缺,也以完美之

“极”作通途。

有艺术评论家言,艺术史是艺术的“陈列馆”,艺术家是艺术史的“雕刻师”。对艺术作品的大浪淘沙,究其根本是对艺术家学养、功力的评判与检验。艺术(创作)尚绝、尚新、尚进、尚融、尚极,艺术家当须崇学、崇德、崇静、崇变、崇论。这是既往所启示,也是现实所亟待。

首先说崇学。“学”即学养,是博学之学,是历史、人文之积学为成者。艺术是世界语言。既为博学,国学是本,世界主流文化也是应有之含。恩格斯在谈到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时说,“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这就是博学的魅力,也是博学的力量。中国艺术史同样反复印证这一命题,历史上哪位艺术家不是学富五车,又哪一位不是才高八斗?所不同的是,依时代进步与审美发展论,今天的艺术家应该更博学、更融通、更直达。

其次说崇德。“德”即德养,是德行、品位修行之要义,更是责任、担当之根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伟大的文艺展现伟大的灵魂,伟大的文艺来自伟大的灵魂。”昔贤存言:“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不锻炼自己的人格,无由产生伟大的作品。”文艺要塑造人心,艺术家是灵魂的工程师。如此,艺者须有大德之养,不仅要在艺术创作上追求卓越,而且要在思想道德修养上追求卓越,努力做到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古往今来,既有精湛艺术魅力又有高尚人格魅力的从艺者,多不胜数,成为一代又一代艺术中人之典范。当下,从艺者尤其要“敢于向炫富竟奢的浮夸说‘不’,向低俗媚俗的炒作说‘不’,向见利忘义的陋行说‘不’”。从而“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

再次说崇净。“净”即清净,是心性之纯净,亦为精神之清净,还是入念之幽境、化物之象境。释语论,真性清静方一尘不染。修身讲境界,艺术创作同样讲境界。艺术尤其是视觉艺术,要呈现出灵气、雅气、文气、静气、清气、逸气等审美境界,必然要求创作者心灵须纯净,精神须清净。从古至今,那些受人尊敬、广被赞誉的名家大师,无一不远离浮躁、不慕奢华、不求功利、安于寂寞,也无一不“板凳坐得十年冷”“语不惊人

人死不休”。显然,如今艺术乱象中诸如复制抄袭、投机取巧、花拳绣腿、沽名钓誉,以及低级趣味、江湖习气、胡涂乱抹、急功近利者,皆与“尚净”南辕北辙、格格不入。

从次说崇变。“变”即变法,是追求新手法、探研新技法,也是择一切手段、涉所有元素之变。技艺诸法的求变缘于艺术语言的探异,由艺术的本质意义所决定,是艺术创作的永恒法则。赵无极的从具象、半抽象到纯抽象,张大千晚年的泼墨与泼彩,傅抱石后期的破锋笔法与散锋笔法,都是求变的成果,也是探异的丰碑。毕加索艺术生涯中演变了现实主义、表现主义、立体主义等多种画风,也将自己“变”为20世纪最伟大的画家。艺术要攀上高峰,既不能一线(条)画到底,也不能一意(象)画到底,而是要善于化诸法于多变,于变中呈最美(语言)。

最后说崇论。“论”就是立论,就是将艺术感性升华为艺术理性,包括艺术审美中的体验、感悟,也包括艺术创作中的探索、思考。中西艺术史上,哪个艺术大家无立论?南齐画家谢赫著有“六法论”;东晋画家顾恺之立“传神论”,清初画家石涛提出“法自我立”论,俄罗斯画家康定斯基提出“色彩音乐论”,都是艺术史上不可或缺、无法替代的奇绝华章。气墨灵象是至美语言,在走向艺术高峰、矗立至美丰碑中,既需要立象探索,更需要立论思考。

如此,“五崇”所涵,均为气墨灵象立论所据、立象所依。艺术家要进入气墨灵象之境,学养为本、德养是魂、清净为道、变法如器、立论为宗。进言之,学养厚积艺术功力,德养滋润人格修为,清净拒绝浮躁杂念,变法矗立个性样式,立论实现感性升华。

显而易见,气墨灵象者,高学大德也。

要说明的是,气墨灵象是艺术的,也是哲学的,是艺术的哲学,也是哲学的艺术,是艺术理想、创新语言,也是艺术实在、创作探索,既玄妙恍惚,又真切自然。作为多层次“天人合一”之灵妙之合、超验之美,如果说,对其(天人合一)所蕴涵的哲学之美、诗性之美、信仰之美、崇高之美的认知、探索与感悟无停滞,那么,关于气墨灵象的探研实践、表达与呈现则无止境。

同样要说明的是,作为艺术语言,气墨灵象同样要经历不断完美、臻于完美到更加完美的过程。并且,在其演变臻中,也会呈现交互融合现象,既会承载线墨具象、意墨意象之痕迹,也会融合泼墨朴象、和墨真象之构成,但最终将进入包孕后的气墨灵象之境,呈现全新的艺术大美。

老子言:“上士闻道,勤而行之。”孟子论:“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显然,“取法”攸关,“志不强者行智不达”。有志之艺术中人,只要积高学大德之厚养,“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气墨灵象当立艺术华章。

全面反映新世纪军旅文学发展的厚重史著

——读《新世纪军旅文学概观2000—2010》

□西 元

进入新世纪以来,军旅文学的发展呈现出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极为不同的面貌。一方面是外部语境产生了遽变,另一方面是内在肌理发生了裂变,一些形态的军旅文学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另一些形态的军旅文学又在悄然生长。这一新形势对军旅文学的研究与批评提出了严峻挑战。

朱向前主编的《新世纪军旅文学概观2000—2010》(以下简称《概观》)没有回避错综复杂的新形势,而是把挑战变成一次难得的机遇,大胆地深入新世纪军旅文学发展潮流内部一窥究竟。通过深度研究,不仅牢牢地把握住了其历史发展脉络,而且发现了问题,提出了对策,对军旅文学的发展方向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预判。这部书可以看作是朱向前主编的当代军旅文学史名著《军旅文学五十年1949—1999》(以下简称《五十年》)的延续,是近年研究新世纪军旅文学发展用力最勤、内容最广、立论最深、标准最高的权威著作,鲜活地反映了新世纪十年军旅文学发展的基本面貌,为广大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扎实可靠的史论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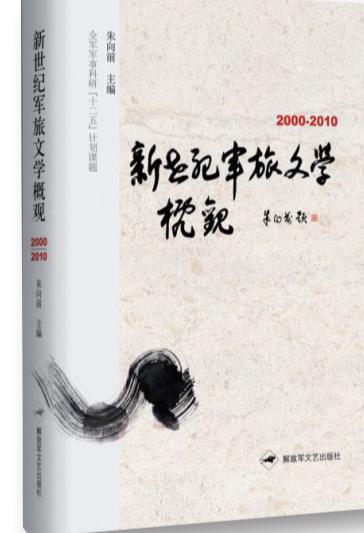
我有幸参与了此书的编写工作,对这部史著的缘起、经过、完成有一些亲身经历。

这部史著是新世纪军旅文学研究领域的权威之作

这部著作的课题立项是在新世纪十年刚刚结束之际。那个时候,有关新世纪文学的研究不少,各种观点也很多元,总体上讲,还没有形成一个大体一致的看法,很有点眼花缭乱之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看待新世纪军旅文学,如何在坚持军旅文学特殊性的原则下,对其进行客观、公正、深刻且有远见的描述就是一件很有难度的事情了。

最初我也没有一个很清晰的看法,我想,参与到课题组中来的大多数成员也都有这样那样的困惑。那对我与朱先生的交流比较多,还合作过几篇篇幅较长、分量较重的文章。我也集中读了朱向前几乎所有著作,对他的基本原则、观点、立场慢慢熟识了。我时常谈我的看法,他不断给予修正,渐渐地,新世纪军旅文学在我的脑子里形成了一个比较脉络分明的图景。后来,再动笔去写理论批评这部分内容时就比较有把握了。

一部著作之所以有权威性,首先是深度广度上,要代表同一时期同一领域最高的水平,并且奠定了该领域的基本格局。依我浅见,这部史著是当得起权威二字的。在我们动手之初,新世纪军旅文学史论研究领域几乎还是一片



空白。在不多的文章中,谈细微的多,谈宏观的少,有分量的著作几乎没有。当时还有一种倾向,就是渐渐模糊文化与文学的界限,谈军旅文学时实际上是在谈军旅文化。因此,这个课题的起始阶段可以称得上是白手起家,经过不断地探索和修正才成长今天的参天大树。7年过去了,这期间该领域产生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总体来说,并没有超越《概观》的体量。其次,要看一部史著有多大的问题视野,提出了多少富有原创性的观点。可以说,这部史著是在边提出问题边解决过程中诞生的。

“新世纪军旅文学”这个概念更多的不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而是一个带有问题意识的概念。每解决一个问题,新世纪军旅文学的图景便更清晰了一些,最终呈现出今天的样子。最后,要看一部著作完成的艰辛程度。对这一点我也深有体会,想必课题组其他成员也会有相同的感受。我负责的理论批评这一部分字数并不算多,仅有3万余字。但整整花了一年时间读著作、文章、材料,直到下决心动笔之前,仍然觉得很多资料还没接触过。初稿完成之后,在朱先生的指导下,又经过几次大的改动。最大的一次是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发表之前,又读了不少资料,还把新世纪10年之间,文学理论批评的六本重要杂志和两张报纸的相关文章做了索引,记了半个笔记本。我把每一次修改过后的电子版都做了保存,后来数了数,差不多有10多个版本。著作终于出版之后,我真有如释重负之感。我一人尚且如此,作为主编的朱先生和其他课题组成员付出的心血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这部史著体现了鲜活的历史感和时代特色

新世纪以来,军旅文学发展的外部内部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给研究批评者带来了很大的困惑。比如,军旅文学所反映的对象——就中国军队突飞猛进的发展而言,军旅文学就有滞后于现实之感。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发生?比如,与军事与战争有关的网络文学飞速发展,传统的军旅文学在迅速的边缘化。这种形势是喜是忧?还比如,“70后”、“80后”军旅作家在新世纪10年的后半期开始发力,开始成为中短篇小说的主要写作者。他们所表现出的精神世界与50、60年代出生的军旅作家有很大的不同,也直接导致了一种新的形态的军旅文学开始生根发芽。作为研究批评者,应该如何面对这股已经隐隐显现出的潜流?总之,新世纪10年军旅文学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和新质,要求研究批评者带着问题,并且拿出勇气去面对。

《概观》没有回避所有这些问题,而是拿出一种积极的、富有洞察力的态度去深入各种新出现的现象,按照自己的学术标准去梳理这些现象。《概观》花了相当多的篇幅去勾勒新世纪以来军旅文学发展所依赖的外部环境,以及这个外部环境对军旅文学本身产生的哪些深刻影响。《概观》还在一定程度上把军事题材网络文学纳入到了观察的视野,分析其利害得失,也对其今后的走势进行了一些预测。值得一提的是,《概观》对“70后”、“80后”、“新生代”军旅作家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应该说,“新生代”军旅作家在新世纪10年还仅仅是崭露头角,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还没有成为主流和中坚力量。但若以发展的的眼光来看,那股带有新质的潜流却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因素。这些内容是《概观》中的亮点,也是当下关于军旅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另外,作为主编的朱向前本身就葆有活力,对于各种不曾出现的军旅文学现象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强烈的好奇心,也特别鼓励课题组的成员去思考去探索。而课题组的成员也大都是在各自领域有所建树,甚至是出类拔萃的青年学者。比如负责长篇小说部分的傅逸尘,负责中篇小说部分的廖建斌,负责散文、戏剧部分的谷海慧,负责诗歌部分的洪奇,负责影视部分的朱寒汎,负责短篇小说部分的徐艺嘉,负责报告文学部分的张倩,等等。总

之,这是一个有朝气有活力的学术团队,他们用一种新的眼光和问题意识去面对新世纪军旅文学这个活生生的有机体,把自己对历史、对时代的领悟与理解灌注在文字中,使得《概观》这部史著具有难得的胆识与温度。

这部史著牢牢把握着当代军旅文学的精神脉络

在这个课题启动之初,朱向前就一直强调:当代军旅文学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切不可用当代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一般的所谓普世价值去框定军旅文学。当代军旅文学有自己的发展历程,也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核心价值标准,在观照新世纪军旅文学发展的过程中要坚持以自己的特殊性和核心价值。实际上,这一条原则也很好地贯彻在整个课题的研究过程,也体现在最终成果上。这条精神脉络主要体现在对新世纪军旅文学的总体描述上,体现在对各种军旅文学现象的解读上,体现在对军旅作家的评价上,以及体现在对军旅文学作品的存留上。